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預知生死的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2131442

10位ISBN编号：9862131446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大塊文化

作者：Dosa, David

页数：303

译者：謝靜雯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前言

「這表示她今天會過世嗎？」

你要是熱愛工作，在你處於顛峰狀態時，自己的職業場所就像世外桃源，不管在世人眼中看來如何。

石油商眺望塵埃漫天的平坦曠野，看見的是埋藏其下的豐沛礦藏。

消防員見到烈火熊熊的屋舍，匆匆奔入其中，腎上腺素澎湃洶湧，急於大展所長。

卡車司機的愛戀對象是開闊無垠的道路，以及與自己的思緒獨處的時光 - - 他愛的是旅程本身，還有目的地。

我是老年病學專家，在史提爾安養復健中心的三樓工作；該中心位於普洛維敦斯市中心的羅德島醫院。

大家老跟我說，幹這種活兒一定很令人灰心沮喪，而我對這種看法百思不解。

看著病人與家屬，我不僅見證了許多圓滿的人生，還有深刻的奉獻與愛。

我無論如何都難以放棄。

當然，有時我必須在人們深陷低谷時隨侍在側，可是我也有幸在他們最美好的時刻與之相伴。

我的雙親皆從醫。

他們認為我投入老年病學是不智之舉。

家族成員長年耕耘兒科 - - 我母親與舅舅都是兒科醫生，外公也是。

我想，他們認為就家族生命的延續來說，我在步上個人生涯時，挑錯了目標。

「小孩不是可愛多了嗎？」

母親說道。

我確實考慮過兒科這條路。

我喜歡小孩，自己也有兩個年幼的孩子。

對我而言，每個孩子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同的人生故事。

孩子是一方空白的畫布、一幅有待描繪的肖像。

當我們看著生命初初萌芽的孩兒，體會到生命的復甦，以及無盡寬廣的可能性。

另一方面來說，我的年長病患宛如完成的畫作 - - 天啊，他們可有滿腹的故事呢。

在那些最美好的日子裡，我看著病患，一路回溯至他們的童年。

我想到他們的父母（早已離世多時）、走訪過的地方以及見識過的事物。

對我來說，就好像從望遠鏡的尾端望出去，回歸初始。

這就是史提爾安養復健中心在我眼中如此美好的原因 - - 除了上述這一點，也因為該中心是一所相當不錯的安養院。

豔陽高照的日子裡，光線穿透中庭的大窗灑滿地面，大多數的日子裡，大廳的鋼琴琤琤細訴 - - 還有奧斯卡。

奧斯卡為我的日子帶來一種全然不同的妙趣。

我好想誇說我是第一個注意到奧斯卡特異能力的人 - - 但我並不是。

謝天謝地，在這所安養院裡，還有其他更敏銳的人。

二〇〇六年某個夏日早晨，除了一對眼睛以外，整個病房區空無一人。

那雙眼睛從護士的桌上炯炯盯著我，用質詢的眼神上下打量，試圖斷定我是否具有威脅性，好似門衛謹慎鑑定來到他管轄區域的訪客。

「哈囉，瑪亞。」

你好嗎？

」漂亮的白貓不為所動，一點也沒示好。

她全神貫注地舔舐自己的前掌。

「瑪亞，大家都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」除了貓咪以外，三樓靜謐得詭異。

硬木鋪成的走廊空蕩蕩：唯一的生命跡象，就是隨意擺放在病人房門口的助行器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這種四面環繞的助行器現在空著，看來怪異又笨重，好似某個想像力豐富的孩子用玩具積木拼組出來、玩完後棄置一旁的東西。

東側走廊的遠端，晨光自大型落地窗流瀉進來，照亮一大片廊道。

我正在找日班護士瑪麗·米蘭達。

瑪麗是這個病房區的資訊接收站，也是重要的情報員，她不僅知悉每位病人的故事，也對史提爾安養中心瞭若指掌。

雖然體制上她並非主管，但是外科醫師與職員很清楚，到底是誰在當家。

瑪麗對院裡的每位病人來說，就如同母親的角色，而她對自己的子女呵護有加。

這個病房區裡的情況，她無所不知，連上司也不得不對她言聽計從。

早上這麼早的時候，通往病房的門通常還關著。

而瑪麗正替病人做晨間清潔工作的三二二號房也不例外。

我敲敲門，隱隱傳來一個聲音要我等一下。

我在走廊上等候時，端詳著貼在布蘭達·史密斯病房外牆、軟木板上展示的家庭照片。

史密斯太太的全名是葛楚德·布蘭達·史密斯，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生，這些資料以大寫字母刻畫在長方形的紙牌上，貼在軟木板頂端。

每個字母都是從厚紙板剪下來，再用珠子和其他小東西細心地裝飾，無疑是某個孫兒女充滿愛意的努力成果。

在這個藝術作品下方，有一張二十出頭年輕女郎的黑白照片。

她塗了跟蒼白臉龐形成對比的深色口紅，穿著一九四〇年代最時髦的夏日服飾，一手挽著身穿海軍制服的俊美男人，另一隻手臂上搭著陽傘。

我想像著，他倆應該是在戰後不久的某個溫煦夏日午後，漫步在公園裡。

我端詳他們的臉龐，兩人一臉喜悅，顯然正沐浴在愛河中。

這張照片的下方有第二張照片，是同一對男女在數年後與兩個幼兒的合照。

這張是彩色的，早年那種容易褪色的材質。

男人的髮線已經後退，女人則露出幾縷灰白髮絲。

這張照片蘊含一種不同的許諾。

他們現在不只是年輕的戀人，也是得意的父母，念茲在茲的是遠大於雙人的未來。

這組照片的最後一張是史密斯太太晚年的照片，打扮精雕細琢，銀色髮絲整齊地往後梳整，頭戴一頂有品味的帽子。

丈夫已逝的她，被幾代子孫團團圍繞。

背景懸掛的橫幅宣告：「奶奶，八十大壽快樂。」

照片拍攝時間距今已有八年。

我再次敲門後，逕自走了進去。

瑪麗正在照顧她的病人。

那張生日照片裡，朝氣蓬勃、精心裝扮的奶奶已經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型複製品。

在我接觸到阿茲海默症末期病人之前，我很難體會「她縮成自己昔日的影子」這個說法的意義，直到而我在史密斯太太以及許多病人身上看到這樣的寫照。

在那個影子後面，我仍看得到本尊，即使她似乎再也看不到我。

「你找我？」

瑪麗似乎對我的闖入有些不悅。

「對，」我回答：「我需要知道今天的病。」

「讓我先把這邊處理完，我會去櫃台那邊找你。」

我轉身離開時，彎腰伏在床畔的瑪麗站直身子，為了紓解背部壓力而往後挺了挺腰。

「大衛，我想我會在這裡多忙一會兒。」

你何不去檢查一下索爾的腿？

他的腿又紅又腫。

我想他的皮膚又感染了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」 「好。
我這就去看他。

」 我離開房間，去找索爾·史卓漢。
這個八十歲老頭在這病房區生活多年。

他的穿著一如以往——波士頓紅襪隊的運動衫和棒球帽，還是坐在老地方，也就是電視前面的躺椅上。
電視上播的是晨間的脫口秀。

「在看什麼啊？」

」我隨口問道，並不期待對方回答。

我在他身旁坐下，往電視螢幕一瞥。

一個年輕女藝人告訴主持人，狗仔隊讓她不勝其擾。

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

對吧，索爾？」

」我更仔細地看看他。

除了進行性阿茲海默症，索爾在四年前嚴重中風後，便喪失了語言能力。

不過，他注視著我的眼神仍充滿活力。

我感覺得到他很想說話。

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告訴他我要看看他的腿。

正如瑪麗所說，索爾的雙腿嚴重水腫；這是他二十年來與鬱血性心衰竭奮戰的結果。

只是，他的右腿腫得更厲害了，摸起來是溫溫熱熱的。

很顯然，瑪麗並非杞人憂天。

「索爾，我的朋友，你恐怕得繼續服用抗生素。

」我暗暗記下，要打個電話給他女兒。

我回到護士站，瑪亞仍在忙著清理皮毛，似乎被我嚇了一跳。

她對我使了個一山不容二虎的眼色，然後跳下櫃臺。

我做完筆記以後，坐在桌邊等候瑪麗回來。

瑪麗當了大半輩子的護士，一九七〇年代念高中時，曾經當過護佐，就讀護理學校後，發現自己喜歡和老人家為伍。

她不只是我所認識的最投入工作的護士之一，她對這份專業還有某種直覺。

她似乎總是知道，誰確實需要更多的關照。

「哈囉，抱歉讓你久等了。

」瑪麗悅耳的嗓音讓我頓時覺得依賴她也並不是什麼壞事。

即使她剛才有些不悅，現在也都已拋諸腦後。

「大衛，你能騰出幾分鐘嗎？」

我想帶你去看看三一〇號房。

」我們沿著走廊走時，瑪麗略作說明。

「莉莉亞·戴維斯是別的醫師負責的病人。

差不多八十歲，來這裡有十八個月了。

三個月前，她的體重開始往下掉。

有天早上，她的下體出血。

我們送她去醫院，檢查結果是大腸癌，而且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。

因為她患有重度失智症，她的家人決定放棄治療，又把她送回來接受安寧照顧。

」我暗暗想著，這種作法很合理。

戴維斯太太平躺在床，雙眼閉合、呼吸淺促。

嗎啡幫浦透過點滴注射器與她的左臂相連。

房間另一頭擺著一張空空的窄床，床單被推到一側，看來剛剛有人睡過。

「是戴維斯太太的女兒，」瑪麗在我發問以前先做了說明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「我要她回家休息休息，沖個澡，換身乾淨衣服。

我想她已經在這裡待了整整三十六小時。

」「那，你要給我看什麼？

」我問道。

瑪麗指著床腳。

「瞧。

」我湊上前去，一隻黑白虎斑貓從床單上抬起頭來。

他一移動，頸上的鈴鐺隨之璦琅作響。

貓咪豎起耳朵，用質疑的眼光朝我看來。

我不理會他，逕自走向病人。

貓咪再次把頭貼上前掌，窩在戴維斯太太的右腿旁，輕柔地打呼嚕。

我打量著病人的臉，她看起來沒什麼不舒服。

「她的狀況還可以，」我說，「你需要我開藥還是什麼？

」「不是病人，大衛。

她還好。

重點是貓咪。

」「貓咪？

你帶我來這邊就是要看貓咪？

」「這位是奧斯卡，」她彷彿是在晚宴上將我引介給某人。

「好吧，」我和瑪亞一樣沒好氣。

「他是跟病人一起打發時間的貓咪。

」「嗯，重點就在這裡。

奧斯卡其實不喜歡跟人瞎混。

我是說，你在樓上這邊看過他幾次？

他老是躲著人哪。

」的確如此。

我只見過奧斯卡幾次，雖然他在這個病房區已經住了一年左右。

有時候，我會在櫃台看到他 - - 他的食物跟水盆就擺在那裡，不然就是看到他蜷縮著身體，躲在破舊的毯子下。

奧斯卡並非以善於社交聞名。

「也許他開始有些喜歡我們了，」我說。

「雖然我不會假裝自己是貓咪專家，可是就我的經驗來說，貓咪向來隨心所欲。

他之所以坐在這裡，可能只是因為他找到不會煩他的人。

」「我知道這挺怪的，大衛。

可是問題是，奧斯卡從來不跟病人在一塊。

他通常離得遠遠的躲起來，大部分是在我的辦公室。

不過，最近我們這邊有幾個人注意到，他會待在某些病人身邊。

」我聳了聳肩。

「那又有什麼奇怪的呢？

」看著奧斯卡蜷縮在戴維斯太太身旁，我想起跟古埃及人共葬的貓咪。

眼前這幅景象的確頗為祥和。

「問題是，」瑪麗緩緩地說：「奧斯卡只會陪那些日子不多的病人。

」現在我聽到重點了。

「所以你想跟我說的是，戴維斯太太今天會走？

」我往病床上望過去，戴維斯太太吃力地呼吸著。

我對自己的失言感到懊悔。

我明白戴維斯太太今天可能會往生 - - 與其說是因為貓在她床上，不如說是她的失智症和快速惡化的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癌症所導致的。

瑪麗笑了笑，但我感覺得到她的尷尬。

我對自己的嘲弄感到不好意思。

「我想，貓咪有可能知道有人快要死了。

記不記得最近有篇文章提到能嗅出癌症的狗？

日本還報導過魚可以預感到地震。

還有靈犬萊西：湯米一跌下水井，牠馬上知道。

」瑪麗並不覺得有趣。

「你知道嗎？

昨天奧斯卡晃進一個病人的房間，沒多久那個病人就過世了。

」我臉上的神情一定透露出我心裡的想法，因為瑪麗不想再說服我了。

有一會兒，我們兩人不發一語地望著眼前的情景。

貓咪蜷縮在戴維斯太太的腿邊，低聲地打呼嚕。

「瑪麗，別誤會我的意思，」我打破僵局。

「生命走向終點時，有動物陪在旁邊，感覺一定很窩心。

我自己也是從小養狗，可以說是狗陪著我長大。

」我走向病床，想摸摸奧斯卡。

他卻以閃電般快速的反射動作，伸前掌用力抓一下我的手。

我縮回手，看看有沒有流血。

「我跟你說過，他不是很友善。

」瑪麗笑著說道。

「友善？

他對我根本是暴力相向！

」我刻意裝出誇張的語調。

「噢，還好啦。

奧斯卡願意的話，也可以很溫柔啊。

他只是想要保護自己的病人。

」「瑪麗，他是一隻貓 - - 除非有甜頭，否則他們什麼也不會做。

他可能只是想找個寬敞的地方和一條溫暖的毯子，舒舒服服地窩著。

」我再度端詳自己的手，尋找不存在的抓痕。

「天啊，你跟個娃兒似的。

他幾乎沒碰到你。

」「說老實話，我不大喜歡貓。

他看起來也不怎麼喜歡我。

」瑪麗笑出聲來。

「貓咪不會討厭你，不過他們知道你怕不怕他。

如果你怕，他們的反應就會不一樣。

」「別笑，」我說，「我小時候和貓咪有過不愉快的經驗，多少受到些創傷。

」我本來打算說說我祖母養的貓，但看到瑪麗臉上那種假惺惺同情樣，便把話吞了回去。

「有些貓咪只是脾氣不大好，」她打破沈默。

「就跟人一樣。

可是你總不能因為一次不好的經驗，就一竿子打翻一船貓啊。

再說啦，你明知要是貓咪會傷人，我們就不會在這邊養貓啦。

傷到醫生也一樣！

」「不好笑。

」我回頭看看奧斯卡和戴維斯太太。

「你知道，他喜歡快要往生的病人，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會找他麻煩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「大衛，這我不知道。

我覺得沒這麼簡單。

「所以這表示戴維斯太太今天會過世嗎？」

「我們只能等著看嘍。」

我離開醫院，開車穿越城鎮，到我的門診診所去。

我不知不覺想起祖母小屋裡的那隻貓。

他叫普瑪（Puma。

譯註：puma本意為美洲獅。

），而且名副其實。

印象中，他是一隻重達十三公斤的貓型巨獸——漁夫都會跟你說，體積會隨著時間增加。

多年以來，我每次走進「他的房子」，他都會張牙舞爪。

想到普瑪惡狠狠地盯著我的樣子，我告訴自己，我對貓咪的恐懼並不是無中生有。

手機鈴聲打斷我的神遊。

是瑪麗。

「你離開沒幾分鐘，戴維斯太太就過世了。」

不到一個鐘頭以前，我還站在病房裡觀察她的呼吸。

即使這麼多年來這種事常常在我眼前上演，但對於如此靠近死亡，我仍然滿懷謙卑。

「嗯，瑪麗。

別把貓咪的事看得太正經。

戴維斯太太原本就不久人世，她的診斷報告很不樂觀。

「是沒錯，可是我跟你說，這不是第一次。」

這裡大部分病人過世時，都發生同樣的狀況。

連家屬都議論紛紛。

「她停頓了一下。

「大衛，」她說，「我真的覺得這隻貓咪知道。」

」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內容概要

轟動全美的天使之貓，首次亮相

心岱、吳若權、胡志強、孫越 感動推薦

他住在安養院。

他只陪伴走到生命盡頭的人，
他提醒我們，即將離開世間之前，
人需要什麼樣的守護，以及接受。

史提爾安養中心三樓的住民，除了四十一名重度失智症患者，還有兩隻貓、一隻兔子和幾隻小鳥。小動物的活潑生氣，安撫了病患和家屬焦慮的心緒，也讓這個生命終點站添了幾分溫馨歡愉的「家」的味道。

奧斯卡的「超能力」被發現以前，不過是一隻愛喝冰開水、常大刺刺占據護理站櫃檯的普通黑白虎斑貓。

何時開始，奧斯卡屢屢在醫護人員發現哪個病人狀況有異之前，悄悄跳上病床，默默陪伴病人和家屬度過最後的時刻，宛如溫馨的守護天使。

有些孤獨而終的病人，只剩奧斯卡這麼一個「家人」。

奧斯卡漸漸成為院裡備受倚重的另類「預警系統」；有好幾次，醫護人員注意到奧斯卡的動向，得以及時通知家屬；家屬則對於摯愛的親人在臨終之際有貓咪相伴，深感欣慰。

生命在這所安養中心垂垂老去。

失智病魔一筆筆毫不留情地刪去記憶的章節字句；患者想不起家人的名字、怎麼都學不會洗澡穿衣服。

家屬和記憶拔河，重新認識眼前這個陌生的摯愛之人。

某些根深蒂固的記憶不會離開，一如有些本能的反應不曾消失。

患者或許認不得眼前這張臉孔，但仍能明白，陪伴在旁的這個人對他很重要。

人和動物之間，似乎有某種超越語言的連結。

奧斯卡陪伴每個病苦的心靈行過死亡的幽谷，引領家屬熬過巨大深沉的悲傷，泰然面對生死的自然循環。

或許，關懷、照料與陪伴，才是奧斯卡真正的超能力；那是最柔軟溫暖的，生靈之心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作者簡介

作者簡介：

大衛·多薩 (David Dosa)，醫學博士，專研老人醫學，擔任「史提爾安養暨復建中心」醫師，並在布朗大學醫學院任教。

二 七年七月，多薩醫師在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(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)發表專文 貓咪奧斯卡的一天 (A Day in the Life of Oscar the Cat)，獲得廣大迴響。

許多讀者去信表示很喜歡這隻神祕而溫馨的貓咪。

有讀者提到，希望自己或親人臨終時，也有奧斯卡的守護與陪伴。

為了完整述說奧斯卡的故事，並讓讀者進一步認識失智症、老化、生死等課題，多薩醫師進而寫成本書。

多薩醫師目前與家人定居美國羅德島州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書籍目錄

前言1. 第一次會面2. 神祕的陪伴3. 貓明白的事情4. 傳訊人5. 有貓才是家6. 放手，是最深的愛7. 溫馨之謎8. 會「聽話」的貓9. 貓像一座橋10. 溫柔的帶領者11. 失落的和弦12. 科學的縫隙13. 安寧照顧14. 家人般的守護15. 與記憶拔河16. 救命的稻草17. 貓之愛18. 貓的凝望19. 為你而來20. 和記憶一同死去21. 陌生人的溫暖22. 巡房的貓天使23. 貓咪告訴我們的事後記跋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章節摘錄

「奧斯卡似乎知道什麼時候有人需要他，卻不求回報。」
說我信任唐娜·里察斯，實在太輕描淡寫了。
這就像是說福爾摩斯「信任」華生醫師，或是寇克艦長放心把操作引擎室的工作交給史考特。
(註：「寇克艦長」(Captain Kirk)是《星艦迷航記》系列電影的靈魂人物。)
任何醫生都會告訴你，稱職的辦公室主任非常重要。
他們管理大批職員、永遠走在官方規定的前頭、確保重要的電話都得到回覆。
在他們主持下，帳單會及時處理，人人領得到薪資，消耗用品不會短缺——不管是壓舌板或影印紙。
辦公室主任是最少得到感謝的工作之一，只有在事情出差錯時，才會找他。
這很可能就是這個職位很難找人接手的原因。
所以，當唐娜·里察斯一現身，馬上被我們一把抓住。
有天早晨，唐娜帶母親來看門診，隨口問起我們是否需要辦公室主任。
她在加州待了十五年後，決定搬回羅德島照顧雙親，正需要一份工作。
來得正是時候。
我們共事的三年間，我跟唐娜常常趁著所有人都回家以後閒聊一會兒。
我們倆坐在我的辦公室裡，一面聊一面處理手邊的文件。
她問起我剛出生的兒子，提供醫療手冊裡找不到的教養子女的建言。
而我則請教她如何在「職場單親媽媽」和「盡孝女兒」兩種角色和責任之間取得平衡。
就在那些秉燭夜談裡，我第一次透過朋友的眼光，看出失智症的照護工作有多麼繁雜。
唐娜暢所欲言，提到她所做的妥協：毅然決然放棄事業，回家照顧母親。
她談到自己曾經費了一番工夫在醫療系統中周旋——這個系統在她過去擔任資深醫療行政人員時便已熟知——以確保母親得到高品質的照護。
把「三明治世代」一詞介紹給我的就是唐娜。
透過她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像她這樣夾在扶養後代與照顧年邁親人之間的數百萬美國人，肩上扛著什麼樣的重擔。
現在，我希望她能再幫我一次，提供我極度需要的觀點，幫助我理解奧斯卡所做的事。
在提及主題之前，我們得先寒暄一番。
因為唐娜另謀他職，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已有兩年；而她母親在奧斯卡的陪伴下過世，也超過一年了。
我們要聊的可多了。
「我母親剛過世的那幾個星期，我經常是一身冷汗地醒來。」
我跟唐娜坐在她位於普洛維敦斯外的郊區住宅。
「母親到夢裡和我相會，」她繼續說道。
「她的外表變年輕了，就像是我童年記憶裡的她。」
她抬起頭看著我，然後指控我：『我想去醫院，你卻不讓我去……要是你當初把我送到醫院，我就不會這麼慘了。』
唐娜昂首瞪視著天花板遠遠的一角，好讓自己忍住眼淚。
她吸了一口菸，菸霧穿過空氣往上飄。
「大衛，我知道你很討厭我抽菸。」
她含笑說。
我轉了轉眼珠子但一語不發。
我來別人家叨擾，哪有立場要對方別抽菸。
要是在我的地盤上……嗯！
哼！
。
唐娜端詳著手上的菸，然後在菸灰缸裡捻熄。
「每次一做那種夢，我就會從被窩裡鑽出來，坐直身子，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，試著把我媽在夢裡對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我說的話逐出腦海。

我知道她不喜歡安養院，至少在她頭腦清醒時這麼說過。

你知道，把她留置在安養院，是我這輩子最困難的決定，可是我別無選擇。

我是單親媽媽，必須照顧兒子。

我沒辦法把母親留在家裡照顧她。

她得的是路易氏體失智症，退化得很快。

」除了神經學家、老人醫學家以及精神科醫師，很少有人知道路易氏體失智症（LBD）。

雖然LBD可能是引發失智症第二常見的起因，卻因為近似帕金森式症以及阿茲海默症而常常被誤診。

和帕金森氏症一樣，LBD會導致動作失調：患者會變得全身僵硬、走路不穩。

他們往往還飽受精神方面的症狀所苦，像是幻覺、睡眠障礙以及行為舉止的大轉變。

對於抗精神病藥物，他們極端敏感與排斥；為了治療幻覺，卻常被誤開此類藥物。

這種疾病的行為元素，讓照料路易氏體失智症者的工作特別艱難。

「我媽往往前一刻還好好的，但是下一刻就變得迷迷糊糊，像是完全變了一個人。

我們帶她去看最好的醫生、最棒的專家，他們開給她形形色色的藥丸。

所有的藥都試過了。

醫生發現她有憂鬱症狀，就給她抗憂鬱的藥；她睡不著，就給她鎮靜劑；她記憶力衰退，就給她幫助記憶的藥。

結果醫生給的藥越多，我媽的狀況越糟。

到最後，根本是藥石罔效。

為了戒掉那些藥物，我媽還被安置到精神病院。

現在想想，那些藥物說不定只會雪上加霜而已。

」唐娜對著荒謬的往事搖了搖頭。

「我們竟然得把她送到醫院去，好讓她戒掉藥物，很怪吧。

」其實，唐娜的母親並非特例。

現今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入院案例，同樣是因為過度用藥所致。

事實上，所有的藥物——即使是自然藥草與成藥——在某些臨床情境仍有潛在的危險。

今天，年長的病患時時刻刻都面臨著過度用藥的威脅。

「她出院的時候，」唐娜接著說道，「那個樣子顯然沒辦法待在自己家了。

接下來她便一家家安養院之間進進出出。

那個經驗真令人大開眼界！

「我媽待在第一家安養院時，院方打電話通知我，說他們要把我媽送到急診室做評估。

我追問原因，才知道護佐替我媽換衣服時，我媽，八十四歲了，竟動手打人。

她的情緒很不穩定，但要不是因為她的病，她絕不會這樣。

我趕到急診室去。

醫生做了檢查，但沒發現什麼毛病。

他們送我媽回安養院，院方卻不肯收。

後來，我媽硬是在急診室待了三天，好讓著我們替她找別家安養院。

」唐娜從椅子上起身，神經質地在廚房裡踱著步子。

「大衛，你知道，這一點讓我備受打擊。

醫院裡好像沒人在意我母親最後會流落何方。

他們只想盡快把她丟出去。

我使出渾身解數，最後透過私人關係，才把母親安排到一家風格類似史提爾的安養院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他們之所以接納我母親，是因為那裡的醫生我全都認識。

要是我沒有那些人脈，或是不知道其他安養院的資訊管道，不就沒轍了？

這整個系統差勁透了。

」唐娜安靜下來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記憶排山倒海而來，她的雙眼再度泛起淚光，這次她任由淚水淌落。

「有時回想起那些日子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。

我每天的時時刻刻都排滿行程；我必須想出一套辦法，才能兼顧工作、兒子和母親。

」 「一定很辛苦吧。

」 唐娜盯著我，彷彿我剛說出「新英格蘭在冬天一定常下雪」這樣言不及義的話。

「大衛，除非親身經歷，不然很難體會。

那時我完全沒有自己的生活。

」 換作是別人，這種話聽起來像是自憐自艾。

不過，對唐娜來說，沒有半點虛言。

「我沒有自己的生活，但這還不是最糟的。

我還挺得住。

我明白這是我該背負的十字架。

為了照顧我媽而錯過兒子的游泳比賽，這才真的讓我不好受。

可是如果我去參加兒子的活動，又會因為沒去陪母親而產生罪惡感。

有時候當我離開安養院，想到我拋下母親一個人待在那裡，開車回家的路上就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『好義大利人是不該把父母放在安養院的』。

」 唐娜勉強擠出一絲笑容，聳了聳肩。

「到最後，我不得不告訴自己我毫無選擇，只能盡力去做。

」 她望著我，我看得出來她只打算說到這裡。

「還是一直有罪惡感？

」我問。

「那種感覺從沒消失過。

那個噩夢也一樣。

」我們又多談了兩個鐘頭，從她的工作到身為單親媽媽的社交生活，我則提起我剛出生的女兒。

最後我瞄了一眼手錶，才發現時間已經很晚了。

我從廚房的圓凳上起身，開始收拾東西。

「等等！

」唐娜微笑著。

「你來這裡是為了打聽奧斯卡的事，但你還沒問就要走啦？

」 「我們講著講著就離題了，」我說。

「或許我對奧斯卡的想法，沒有自己原先想的那麼放得開吧。

」 她笑出聲，比比手勢要我坐下。

「那麼，里察斯小姐，」我裝出記者的語調，「你對我們的貓朋友奧斯卡有何看法？

」 唐娜呵呵笑著，擺出一種拜託喔老兄的神情，是我過去從沒見過的。

「第一，我媽恨死貓咪了！

我媽的病沒那麼嚴重時，要是奧斯卡膽敢跳上她的床，鐵定被我媽踢下去。

其實不只是貓，我媽向來就不怎麼喜歡小動物。

不過，後來我媽的病情越來越糟，安養院裡這些動物似乎帶給我媽不少安慰。

我不知道是動物的關係，還是我媽的改變，總之確實有什麼不一樣了。

好像在某個更深的層面上，我媽變得更寬容了。

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吧？

」 「一點也不會。

事實上，最近我常在想，人與動物之間相互連結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

特別是在我們年幼和年老的階段。

我兒子還不會講話的時候，就很喜歡小動物了。

我也看到有些病人深深被動物吸引，那種關係似乎超越了語言。

我現在慢慢知道動物有多聰明了。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「嗯，奧斯卡滿聰明的。

這點我同意。

他通常都會保持安全距離，不去打擾我媽，如果他們剛好巧遇，我媽會停下來跟他講話，哦，奧斯卡也會停下來。

他通常不會停留很久，更不會靠到我媽身上——奧斯卡比較像是督學，而不是家貓——可是他總會停下腳步聽我媽把話說完。

奧斯卡的確有那種「大人物」的架式。

「你覺得史提爾養小動物是對的嗎？」

「嗯，那些小動物帶給人一種奇特的安慰，多少可以讓病人分散點注意力、調劑一下。

雖然小動物不會改變這裡是『安養院』的事實，但的確讓這個環境比較沒那麼冰冷，讓這裡比較像家而不是一個落腳處。

再說，有這些小動物在，對我兒子也有好處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小孩子不喜歡待在安養院這種地方。

有時候，我兒子一到那裡就去找比利或蒙奇，比起呆坐在病房椅子上晃著腿好玩多了。

這也讓我有更多時間陪我媽。

「奧斯卡最後也在嗎？」

「當然。

我媽最後一次倒下去後，奧斯卡在病房陪我的時間越來越多，他好像知道我需要支持。

說起來真的很詭異，他似乎對我有了好感，甚至好像能明白我的心思。

唐娜打量我的臉色，然後繼續說。

「我媽生命的最後七十二小時，我幾乎都待在她身邊。

如果我想在床邊的躺椅上休息一下，奧斯卡就晃進病房來，靠到我身邊，然後又跳到床上，在我媽身邊坐下。

我媽病危那段時間，奧斯卡幾乎沒走開過。

「我一直想不透的是，奧斯卡似乎知道什麼時候有人需要他，卻不求回報。

噢，他會讓我搓搓他的下巴、揉揉他的小耳朵——嗯，他好像知道這麼做對我有幫助。

「令堂過世的時候奧斯卡在嗎？」

「我媽過世前幾個小時，護士勸我回家休息。

我猶豫了一會兒，可是護士極力說服我。

我走沒多久，我媽就過世了。

所幸奧斯卡寸步不離，看著我媽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「你會遺憾自己沒陪著母親走完最後一程嗎？」

「不會。

老實說，我媽可能正等著我離開好撒手呢。

這是她的作風。

唐娜笑了笑。

「而且，」她說，「我媽並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她有奧斯卡陪著呢。」

」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1. 吳若權-作家
2. 孫越-終身義工
3. 胡自強-台中市長
4. 心岱-作家推薦

<<預知生死的貓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